

神性复归

——《白鲸》中的灵知视界

吕健, 王予霞

(集美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白鲸》中的宗教内质具有动态发展性, 仅从基督教一元视界角度观照小说过于狭隘, 清教主义与作品本身错综复杂的内在思想存在相悖之处, 同时, 单一视角也无法完全透视小说中所传递的某种精神内涵, 容易陷入“意图谬见”的圈套之中。从灵知主义视角分析作品的内在构成, 指出“灵”与“知”是神性复归的途径, 而神性复归最终指向个人地拯救, 打破了基督教上帝拯救的绝对权威性, 反映出作者对人神二元体系平衡发展地构想。

[关键词] 神性复归; 灵知主义; 《白鲸》

[中图分类号] I 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9) 01-0086-06

《白鲸》是美国文学史上具有深刻代表性的著作, 在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艾的局面下, 麦尔维尔就已经开始关注美国人的精神拯救。而对于被宗教打上精神烙印的美国人来说, 宗教救赎是不能抛弃的绝对途径。作者自身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 宗教内质是支撑《白鲸》的根本思想内涵, 小说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麦尔维尔对于宗教拯救的认同。但由于作者本身对于宗教的矛盾性, 仅从清教主义与加尔文宗教视阈来观照作品过于狭隘,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白鲸》的动态开放性特征。

麦尔维尔虽有加尔文教的家庭背景, 但他并不笃信纯粹的上帝救世观念, 可以说, 他既是虔诚的教徒, 又是反叛的异端。对基督教的救世观念, 麦尔维尔有着雅努斯式的考量。《白鲸》就是各类宗教思想杂糅的产物, 包括被基督教视为异端的诺斯替主义。诺斯替教派的核心思想是灵知主义, 它的观念是以“灵”与“知”作为拯救手段取代上帝拯救的绝对性, 以三元世界体系取代基督教一神权威, 凸显人自身的内在神性。本文也将从三个角度入手, 发掘《白鲸》与灵知主义的内在勾连, 指出人的获救是被隐蔽的神性复归自我使然。

一、三元体系构境

《白鲸》取材于19世纪代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状态的捕鲸业, 讲述一艘名叫“裴廓德”号捕鲸船上的全体船员在船长亚哈带领下, 环行全球追杀一条叫莫比·迪克的白鲸, 最后鲸死人工亡, 仅故事叙述者存活下来, 然后将整段故事讲叙给读者。小说情节起伏, 线索简单明确, 但麦尔维尔在小说中介入的思想使得作品内质充满复杂性与深邃性, 同时也造成了解读文本视界的多重性境况。究其本原来看, 宗教内质始终是《白鲸》成书的策源地, 对于小说多重意义地深度挖掘需要回到宗教层面。

宗教思想与原型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持续不断的关注点, 但目前却存在着固化危机。从国内外学者研究指涉作品宗教层面的相关文献中不难发现, 学术界都将麦尔维尔的加尔文教背景及书中所涉及的部分基督教教义与原型作为早期作品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 顺藤摸瓜, 在美国学者眼中, 洞悉《白鲸》中的思想内涵需要从美国人的清教传统溯源。因此, 众多评论家如毛姆、康马杰等都将目光聚焦于清教主义, 以小说中出现

[收稿日期] 2018-06-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7YJA752018)

[作者简介] 吕健 (1993—), 男, 安徽芜湖人, 硕士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
王予霞 (1963—), 女, 河北邯郸人, 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的《圣经》原型为依托,以约拿和白鲸间的因缘为母题,从单一角度分析小说中人物集体毁灭的原因在于公然违背上帝的的神性地位,同时,也将《白鲸》中的集体覆灭视为人性挑战神性失败的悲剧性结果。从以往国内外研究《白鲸》的态势能预见多数学者还是以基督教思想为内在衡量尺度,诚然,小说中的神性权威确实存在,但不能否认,历史现实也是观照作品、解读作品的准绳。进入19世纪以来,随着经济走向繁荣、物质生产达到一定水准,美国人膨胀的自信已经逐渐取代上帝的绝对唯一性,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开始,人的自觉性上升到了一个全新高度。超验主义认为人可以通过直觉来认识上帝,或者通过置个人心灵于超灵之中来寻求人性和神性的统一,这就使美国文学中对人神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神性不再成为至高之物,它甚至与人性处于一种共在状态,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麦尔维尔对于宗教的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之处,他既是虔诚的教徒,又是反叛的异端,这两种情绪在《白鲸》中同时在场。因此,对《白鲸》的解读不仅要从正统教义着手,同样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异端”思想。

基督教倡导一神至上原则,上帝的绝对权威性导致整个世界只有一元构成,人只能尊崇上帝而不能违反上帝,否则上帝的惩罚就会降临,人逃离不了命运的掌控,处于被奴役状态。但是在麦尔维尔看来,对于整个世界体系的构成不能简单归类于上帝的创造,一元性不仅无法支撑世界的运转,同时也是对人的自主能动性的忽视。因此,在《白鲸》中,麦尔维尔的体系建构不再停留于上帝创世,而是转向灵知主义的三元体系架构,在作品中内在地建立起人、神、世界三元平衡的运转体系,以“异端”视界来弥补上帝视界的空白。灵知主义与基督教关于世界体系构成存在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灵知主义认为人与世界、世界与神构成宇宙二元论,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在体验层面上反映了世界与神之间的二元论,世界与神之间的二元论合乎逻辑地解释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论,在人、神、世界这个三元结构中,人与神在本质上同属一方,在事实上却被世界严格分开,虽是表面上的二元论,实际上是三者同时存在并且趋向平衡的三元结构,与

一元视界存在着本质区别,而这种平衡体系也是麦尔维尔在作品中所要彰显的基本构想。

在《白鲸》中,以船长亚哈及其领导的船员是三元体系中“人”的指称,他们代表了19世纪新兴美国人的精神特质,“他们信仰宗教但不虔诚,不再信奉上帝拯救人类的信条,而是本能地确信只有通过工作才能得救”^{[3]10}。神或上帝在他们眼中不再是至高存在,尤其在亚哈眼中,当被作为神的隐喻的白鲸咬断腿时,亚哈坚决要打碎神坛,誓杀白鲸,“对我来说,那条白鲸就是那堵墙,那堵紧逼着我的墙……它使我作苦役,我在它身上看到一股凶暴的力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恶念支持着那种力量……不管是白鲸还是走狗,还是主犯,我都要向它泄恨雪仇。别对我说什么亵渎神明,如果太阳侮辱我,我也要戳穿它”^{[1]229}。亚哈对白鲸的极端仇视态度表明麦尔维尔高扬人性的举措,神的意志不可违背性就此终结,人性与神性是同构关系存在。而白鲸莫比迪克则被麦尔维尔安排为神的角色,这条白色抹香鲸不同于其他大鲸,在捕鲸者的眼中,白鲸自身已经带有神性的色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不朽的。作者给予莫比迪克的神性加持,使得神成为具象化的生物,已不再是至高之物,虽在众人心里还会有对神未知性的基本忌惮和敬畏,但是,就亚哈看来,它是可诛的。三元体系的最后一环是世界的构成,而在作品中,麦尔维尔是通过辖域化的方式,以海洋象征人们所观念的总体世界来作为整部小说的空间,这不仅与作者早年的航海经历相关,同时,也是美国人甚至是西方人对海洋的独特情怀。19世纪美国对于本土大陆的拓荒已达到饱和状态,自然将目光转向神秘的大海,麦尔维尔借书中以实玛利的话:“岸上没有什么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海洋部分吧。”^{[1]1}传递出19世纪美国民众对于海洋拓殖的热切希望。但是海洋与人或者说世界与人本身即存在着矛盾性,“虽则一般陆地人始终以一种说不出的不友好和厌恶的情感来看待海里的众生……海洋是直到世界末日的霹雳声,都一直要侮辱和谋杀人类”^{[1]385}。这是因为首先在灵知主义观念中,人与神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对立面,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其次,灵知主义三元体系根

本点在于:世界是知识的反面的产物,世界的本质是无明,因此具有强烈的未知性与神秘感,同时这种神秘感又充满界限,从另一角度来说,世界是反拓殖的,拒绝知识足迹的踏入,但人的本质是知识,是处于无知之中的潜在的知,因此挖掘无明世界中的知识是人类走向光明的唯一途径。小说里,海洋世界将捕鲸者和大鲸严格分开,同时,对以实玛利、亚哈等人与白鲸的接触构置明显障碍,造成人性与神性的直接对立,导致最后结局的悲剧性。

三元体系构境是麦尔维尔个人宏观视角的产物,也是小说中宗教思想多元性的体现。作者对小说内在空间的深度建构,不仅打破基督教利用上帝解释一切的绝对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对于世界构成的狭隘偏见。麦尔维尔不断地抹平人与神之间的层阶,以理性原则解释了人、神、世界平衡共处的现实境况,通过作品刻画出三者之间的自在状态,更为合理地指明人类获救的最终途径在于人性与神性的深度融合,人与白鲸构成了潜在的“他者”。

二、潜在“他者”：“异乡人”与“异乡神”

灵知主义三元体系构境中,人与神一起属于这个世界的对立面,但是却被世界严格地分开,人性与神性互为“他者”,彼此互相陌生与未知。《白鲸》中亚哈与莫比迪克之间存在着显在的“他者”关系,二者是人性与神性在各自身上的极端体现,也是差异性和矛盾性的不可调和的存在。但是,人神之间打破三元平衡体系的创伤式斗争不是作者创作的最终指归,其实,《白鲸》中亚哈与莫比迪克的显在冲突遮蔽了其中存在的潜在“他者”关系,亚哈和白鲸最后的集体毁灭是麦尔维尔表达对人性和神性双方都想凌驾彼此的“梅尼普斯式的讽刺”,而最后以实玛利的存活才是作者对于自我救赎的最终向往。

黑格尔曾归纳出两种意义上的“他者”,其一是同者与他者,即“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每一方面只有在它与另一方面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5]354};另外是自我与他者,

“自我意识只有将它的对方或差异者设定为‘非存在’即‘他者’,并得到‘他者’的承认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4]121}。在这两种意义上的“他者”中,前者关注的是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关联,后者则集中阐释自我或主体通过他者认识自身。《白鲸》中所蕴含的“他者”关系正是黑格尔式“他者”的现实反映,其中,亚哈和白鲸作为显在“他者”的存在,主要体现主体与他者认知过程所产生的偏误。由于人性同神性被悬置在无明的世界中,阻碍两者之间的内在交流,两个自我意识都想要将对方设定为“非存在”,他们只有通过殊死的斗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斗争的结果是两个相反的意识形态出现,“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他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4]127},亚哈和白鲸之间构成了主奴式的“他者”关系,他以白鲸作为自身生活的全部,生发出某种依赖性的精神状态,然而处在极端个人主义和这种不间断精神依赖的双重管控下,矛盾以不可调和的形式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两种意识的创伤式斗争结局。相比于显在“他者”所呈现的单一关系,潜在“他者”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在身份认同上面,以实玛利与白鲸同为“异乡者”,相似类属构成“他者”状态下的同一性特征;然而在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类似显在“他者”间的矛盾,以实玛利在认知白鲸的真实属性,知晓其神性构成之后,依然选择追随亚哈,“我有一种狂热而神秘的同情心,亚哈那难以压制的仇恨仿佛也就是我的仇恨”^{[5]250}。因为二者有着相类同的境遇,主奴式精神依赖使得人性与神性处于互相抵制状态,人性与神性深度融合受挫,阻碍了“异乡人”的救赎归路,因此也造成了潜在“他者”间的矛盾。

互为潜在“他者”的以实玛利和白鲸之间既存在同一,也有差异,是具体的、差异中的同一。从同一性角度来看,二者均具有“异乡者”的身份属性,在灵知主义体系中,“异乡者的生命在本性上异于这个世界,在某些状况下是处在这个世界之中却异在于这个世界的”^{[2]198}。总之,“异乡者”是流落在这个世界上、被无明世界所

困,自身的“灵”与“知”遭受封闭,沦为此在世界的流浪者,唯有获得知识和灵,得到神性的召唤才能最终得救,塑造完整的人性。麦尔维尔起初就意欲将以实玛利塑造成这样的“异乡人”,在小说开篇就将其明确定位成一个为社会所唾弃之人,象征了其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形象,再加上他对于陆地已经失去归属感,呈现出对于既存世界的异在感,因此要去海洋上面找寻自己的存在状态。海洋是麦尔维尔三元体系构境中的重要一环,是人性与神性共在场所,也是一切不可言传秘密的集散地,“正是我们自己在所有海洋里所看到的影像。那是生命的影像,一个要抓而抓不到的幻影,一切的解答都在这里”^{[1]5}。正是因为出海,以实玛利认识到自己“异乡者”身份,并且在冒险过程中获得了失去的“灵”与“知”,最终实现救赎。同为“异乡者”形象的白鲸是作为灵知主义中“异乡神”的投射出现的,与“异乡人”情况相同,白鲸是一条流浪鲸鱼,它异在于普通大鲸,有着不属于大鲸的白色,这种白色带有天然的恐怖,“甚至在高深莫测的、最尊严的宗教中,还认为白色是神的纯洁无瑕和富有权能的标志”^{[1]265}。这种独特的白色是麦尔维尔赋予白鲸神性的标志,“异乡神”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无法理解的、陌生的存在。虽然,以实玛利与白鲸有着相类似的身份属性,但是二者也存在主体认知“他者”上的矛盾。由于对于“异乡神”的未知,受到亚哈精神的影响,以实玛利很自然地陷入主奴式“他者”关系之中,对于白鲸所造成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以及所面临的神性与人性失衡现状,人性极力想要突破神性约束,获得自身对于“灵”的体验,因此,极端神性成为三元体系建构的不安因素,也是造成神落神坛的主要原因。

麦尔维尔对于“异乡人”与“异乡神”的想象性构建,不仅暗示了他对于人性与神性之间差异中同一性的综合考量,同时,也是自身为追求人性和神性深度融合从而获取神性回归达至自我救赎的途径。在主体与“他者”认知中,人性与神性形成了主体间性式的对话关系,从认知上改变了人与神之间的错位理解,主奴意识得到有效化解,为“异乡人”回归指明了最终方向。

三、神性召唤:“异乡人”回归

《白鲸》最后以悲剧性结局收场,作为显在“他者”关系的亚哈和白鲸在主奴意识争夺中同归于尽,而与白鲸构成潜在“他者”关系的以实玛利则因为在对两者身份关系深度思考和认同中获得拯救。从亚哈和以实玛利的不同结局可以看出,二者对于自身身份的认知及对神性理解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同时也反映出麦尔维尔对于人性和神性矛盾性争斗的反感和对二者之间共融关系的尝试性建构,通过以实玛利的获救,作者发掘出人性和神性共存的可能性,也借助这种偶然性成分的获救,指出神性复归人本身,塑造“完整的人”的必然性结果。

从麦尔维尔在小说中内在的建立起三元体系的空间场域开始,再到通过“异乡人”以实玛利与白鲸的潜在交流中获得最终拯救,就已经体现作者对于人性与神性共存的基本看法,前者主要揭示人性与神性相互对立的原因在于无明世界将人神有意识地割裂开来,阻碍两者之间的有效沟通;后者则显示了作者对于个人救赎的基本策略,指出神性也是人的基本构成,“人真正的自我——灵,其实是与神同质的”^{[2]233},人性与神性在某种状态下也是同质的,然而神性缺失或神性遮蔽造成了人的不完整性,因此神性复归自我,获得“灵”与“知”成为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实际上,灵知的本质就是神性自我,它主要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神性成分的内包,即神性本身就存在于人身体之中,处于一种待召唤状态;二是神性成分外融,即外在的神性复归人本身,与人性共融,塑造完整人性。小说中,以实玛利神性自我的复归也是通过这两个过程得以实现,其神性自我的待召唤状态在开篇就有所交待。“我这次捕鲸之行,是老天爷好久以前就已拟好的伟大节目单的一部分……凡是天外的东西总是永远引得我心痒难熬,苦念不已”^{[1]8}。而在灵知主义的教义中,神性与“灵”是一种等价关系,这种神性成分内包是属灵人的基本特征,并不作为一种共性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灵知主义对人有着类属上的划分,它主要根据人本身受到体、魂、灵三种成分的影响程度将人分为

三类:其一是属物质的人,他们被肉体所统治,陷溺于对世俗生活的焦虑;第二类是属魂的人,他们受到魂的统治。属魂人有着对自身境遇及世界的思考,但是因缺乏对神性的尊重而滋生极端个人主义;最后一类人是属灵者,灵是人真正的内在本质,也就是真我,神性与灵是一种等价存在,因为世界是无明或无知的,灵或神性是处在一种麻木或昏睡状态下,使得人表现为一种“无知”状态,灵知主义就是要让处于无知状态的灵苏醒过来,通过知识的媒介,认识到真我就是与神同质的灵,从而改变自身无明的状态。总的来说,神性内包于自我之中与自身灵属成分相关,而且在灵知主义看来神性自我承担者是能够通神的精英主义者。事实上,麦尔维尔在对以实玛利个人身份的建构中就已经有神性预设存在,以实玛利从作者那里获得了“异乡者”和属灵人的双重身份,以此区别于文中其他人群的共性特征,从而在本质上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神性成分内包构成了个体拯救的先决条件,但神性成分的外融及复归的过程才是个体拯救的决定性策略,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够构成完整的神性自我。如果说神性成分内包主要指出人自身“灵”的属性,那么外融的神性成分则是通往“知”的获取,“灵”与“知”不仅构成神性自我的重要两极,同时也是灵知主义的本质性存在,在灵知主义的精神原则中,知识是拯救的绝对途径,而其知识体系中最首要的是关于神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是对于某种自然状态下不可知的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一种精神活动:一方面,它与启示的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或是通过神圣的奥秘的知识,或是通过内在的觉悟;另一方面,知识的终极对象是神,它在灵魂中改变了知者身份,使其成为神圣存在中的参与者。^{[2]43}灵知主义将神作为可观照的对象,通过种种方式去认知神,获取神性体验,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拉近与神距离,努力克服人与神互不可知的极端二元对立境况。因此,麦尔维尔在小说中首先就通过具象化操作将神的在场性确定下来,以大鲸作为神的力量的投射。在小说正文部分,麦尔维尔一直在建构关于神的知识,以白鲸为鹄的,通过架构起以鲸类学为主导的知识体系,将原来关于神的不可知性片面化,以此来不断引导

以实玛利去理解与思考关于神的知识种种迹象。以实玛利的知性成长主要依靠对白鲸的不断剖析,在此过程中,他最先认识到白鲸的“异乡者”身份,“那条离群索居的白鲸,并不是全部的捕鲸者都知道这条白鲸;只有比较少数的捕鲸者曾经有意识地看到过它”;^{[1]250}在对白鲸的身份认知的同时也沟通到了其个人的异在身份,即对应了灵知主义中对神的知识的理解会在灵魂触动中改变知者身份,以实玛利不再是参与戮杀白鲸的捕鲸船员,而是受到神性召唤,与神交融,走向圣途的属灵者;其次,除却宏观上对白鲸身份认知之外,通过对白鲸的白色细致化观察中才得以确证白鲸的神属特质。“虽则甚至在高深莫测的、最尊严的宗教中,还认为白色是神的纯洁无瑕和富有权能的标志……白色为什么同时就是最有意义的神力的象征,又是基督教的神的面具;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切事物中的强化了的神力,就是最使人类惊吓的东西……白鲸就是这一切事物的代表”,^{[1]255-275}白色就是白鲸的神性光辉,也是其神秘性的主要来源。由此,在对白鲸的深度理解中,以实玛利获取了关于神的知识的知性经验,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思考人自身的处境。以实玛利尝试深入灵魂交流,最终发现自身的现实境况:丢失了自身的“灵”,潜在的神性被遮蔽,灵魂不知来路也不知归宿,才会在现实中迷失,产生浓重的虚无感,而这主要原因就在于世界的无明性对知识的阻隔,其实人在本质上是知识,是对于自我与神的知识,但世界是反知识,而且这种无明性阻隔了人与神的交流,造成了二元论困境,因此,在对待白鲸的态度上,他是退却的,在众人一窝蜂地想要抹杀白鲸、挑战神权时,他所看到的只是白鲸的凶残。白鲸并不构成人类现状的主要矛盾,而是无知性造成了人类的现实困境。因此,以实玛利在获得对神的知识的心得以及自身生存境况的了解之后,外融的神性也逐渐复归自身,“在我脑里的种种谜云疑团中,总不时地有直觉的神力显现出来,以一种圣光来点破我的迷津”^{[1]524}。“灵”与“知”在认知途中相互结合,外在神性与内在成分相互沟通,最终的获救也就顺理成章。

以实玛利在最后鲸人死亡中幸存看似是偶然性的结局,实则是神性自我复归后“异乡者”

的必然性归宿。故事中追逐白鲸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异乡人”以实玛利回归“完整的人”的历程,从初期内包神性待召唤状态到后期逐神阶段中获取神的知识,得到知性理解,一步步完成了“灵”与“知”的完美对接,而灵知的本质就是神性自我。神性自我的恢复治愈了人类普遍性的神性缺失,同时也揭示了人的全知性本质,使得个人救赎成为可能。

四、结 论

灵知视界来看待《白鲸》足以凸显麦尔维尔介于正统与异端之间的宗教观念,从正统方面来看,麦尔维尔并未彻底否定神的作用,并且将神性因素视为人获救的决定性因素,但从异端方面来看,麦尔维尔以三元体系取代一神至上权威,同时以神性缺失代替罪感意识成为人类陷入困境的原因,并通过“灵”与“知”而不是赎罪途径来获得拯救,这些都从根本上体现了其对于人神之间平衡状态的愿景。

麦尔维尔借以实玛利的自身困境影射了19世纪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民众对西西弗斯式有限的快乐的诉求与满足,抛弃神性而迷恋纯粹人性,迷失在膨胀的个人主义迷宫中的困顿状态。因此,通过《白鲸》中对三元世界体系的构境,及以实玛利双重身份的认同和最后神性自我的复

归可以得出,世界并非不可知,人性脱离神性会失去信仰,神性泯灭人性会失去依托,只有通过获取灵知,塑造完整人性,才能真正找到灵魂的归宿,脱离异在感。

[参考文献]

- [1] 麦尔维尔. 白鲸 [M]. 曹庸,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2] 张新樟. “诺斯”与拯救 [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3] 康马杰. 美国精神 [M]. 杨静予,译. 上海: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10.
- [4]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1-127.
- [5] 黑格尔. 小逻辑 [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4-255.
- [6] 约纳斯. 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 [M]. 张新樟,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6.
- [7] 李安斌,卢俊霖. 麦尔维尔的视界与19世纪美国文学中人神关系的转型 [J]. 当代文坛,2017(4):105-108.
- [8] 张湛. 神性自我灵知的理论、历史和本质 [D]. 上海:复旦大学,2007.
- [9] 胡亚敏,肖祥. “他者”的多副面孔 [J]. 文艺理论研究,2013(4):166-172.

Returning of the Divi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nosticism in the *Moby Dick*

LU Jian, WANG Yu-xia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School,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religious essence in the *Moby-Dick* has a dynamic development. It is too narrow to look at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ew of Christianity, and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ritanism and the works itself. At the same time, a single perspective can not fully reveal some spiritual connotation conveyed in the novel, and easily fall into the trap of "intent fallacy".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th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nosticism, and point out that "spirit" and "knowledge" are the ways of the return of the divine nature, and that the return of divinity ultimately points to the salvation of the individual, breaking the absolute authority of the salvation of the God, and reflecting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balance of the duality system of human and God.

Key words: return of divinity ; Gnosticism ; *Moby-Dick*

(责任编辑 杨中启)